

於北京策劃「香港舞蹈日」 曹誠淵：主動出擊 把香港舞蹈家「推」出去



將眼光投向內地

曹誠淵認為，現在的香港，在文化上正面臨尷尬的困境。這顆曾經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東方之珠」，其華洋雜處的獨特風情曾一度吸引世界眼光；然而，隨着中國內地的急速開放，全世界的目光都轉而投向這個有着13億人口的廣闊市場，文化方面也不例外。「外面的人如果想邀請一個『中國人』的節目，會直接飛去上海、北京；如果想要藏族文化的，就去西藏……不同的省市都有不同的文化特色。以前香港會以自己的現代文化自豪，但中國開放得很快，這方面的優勢也逐漸不明顯。」

1979年在香港建立城市當代舞蹈團後，曹誠淵一直往來內地與香港推廣現代舞，也親身見證了內地的迅速發展。在他的協力打造下，北京雷動天下現代舞團與廣東現代舞團，一北一南，已經成為內地現今最重要的兩個現代舞團。而近年來策劃的兩個舞蹈節——北京舞蹈雙週與廣東現代舞周，逐漸獲得當地由政府至民間的支持與歡迎之餘，也不斷積聚國際口碑。奔波多年，回頭一看，他卻不禁感慨：「香港藝術家的眼光仍然只放在香港，但香港的市場已經幾近飽和！」

「當務之急，是要打開我們的市場。」打開市場，就要把藝術家「推」出去。但對於年輕一代的香港藝術家來說，名氣仍不夠大，手上的資源也不多，「代表香港」出外演出顯然比較困難，這次的「中國網絡計

劃」就是慢慢邁出第一步，嘗試藉着CCDC的力量與平台，把香港新一代的舞蹈家推出去。

推廣藝術家，以往的思路是讓他們有機會到世界各地演出，最好能去美國或歐洲轉一圈，以增加國際曝光率。曹誠淵卻把眼光投向中國內地，「現在其實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中國，中國是個很大的市場，我們整天想着要去國際巡演，一想就是歐洲，但其實只要在中國走一圈，那規模已經比所謂的國際巡演大很多。」把策略放在內地，對於藝術家而言，也能省下不少路費與開銷，成本壓力小很多。他又以北京與廣州的兩個舞蹈節為例，每年都有來自美國、德國、東歐的舞團寧願自費也想來參加，無非是看中中國龐大的市場，有策略地要來中國推廣本國藝術；一水相隔的香港反而靜悄悄，再不出手，才真的是浪費！「與其花那麼多精力鋪排去歐洲或者美國，負擔昂貴的路費，還不如從我們身邊這個沒有開發的市場開始。」曹誠淵說，「這麼近的資源我們都不去佔領，那真的很笨！」

政府視野有待拓寬

主辦「中國網絡計劃：聚焦香港」，CCDC申請了民政事務局的資助，說起政府對於推廣本地藝術家的策略考慮，曹誠淵慨嘆：「所有的視野仍在深圳河以南。」

在他看來，香港沒有文化局，民政事務局承擔了部分類似的功能，「但他們的着重點是如何為香港本地的觀眾着想，希望拿多些

節目來香港做，而不是怎麼把香港的文化帶出去，這是完全不同的視野。」然而就算有從事文化工作的人有這樣的視野與理解，又會在香港的相關體制與規例上碰釘子。「中國文化部想推廣中國文化，所以會在全世界各地成立孔子學院，於是全世界現在有六千萬人在學漢語；德國有歌德學院推廣德國文化，花錢送德國的藝術家出去；法國文化協會在香港辦法國五月，他為甚麼不把這些錢用在法國？因為他們知道讓法國的藝術家在全世界被知道是很重要的。香港不是這樣。」在多個海外城市，香港都有經濟貿易辦事處（簡稱香港經貿辦，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HKETO），但看名字就知道，其着重點並不在文化。

沒有文化局來統籌，更談不上有具體的文化政策；沒有把本土藝術向外推廣的視野，組織架構或是資助更不配套，就算有人有心想做，還也真是無從入手。曹誠淵認為CCDC作為本地舞蹈界的旗艦藝團，有責任多出一分力，事實上，民間許多團體也嘗試着憑借自己的力氣去做墾荒牛，但如果能夠得到政府方面更大的助力，成效將顯著很多。

訓練藝術家 理解Arts Market

這次在北京舞蹈雙週內主辦「香港舞蹈日」，曹誠淵挑選了十組共12位藝術家前往，但其目的不只是表演作品那麼簡單。每年的舞蹈節，都有許多外國藝術家、藝術策展人、藝術節代表前來參加，對香港年輕舞蹈家來說，不啻是一次展示自己、推廣自己的好機會。CCDC舞蹈中心總監黃建宏笑着說：「說得俗一點，就像是看貨辦。藝術家不只是去做一個節目，而是要懂得去和不同的人溝通，去promote自己。」選出十組編舞家後，CCDC分別為他們及其作品做包裝，準備了詳細的介紹材料，「我們還給他們做了很多training，告訴大家所謂arts market到底是怎麼回事，還專門請來西九的

陳頌瑛給他們上『補習班』——當遇到外國的presenter的時候，要怎麼和人交流，怎麼介紹自己的作品。」黃建宏說，這次展演，作品的質量是「硬體」，但表演之外的這些「軟體」同樣重要，「因為我們希望整件事情是可以持續發展的。」

曹誠淵說，「香港舞蹈日」雖然只有一天，但「一天就夠了」，每個編舞家選擇自己作品中最精華的部分，組成一組清新可口的salad，來給觀眾品嚐。他要求每個編舞家都要參加整個舞蹈節，而不是演完就離開，「表演後的交流和進一步的合作，要靠藝術家自己去爭取。」參加的編舞家之一黃美玉就說，雖然以前也有過去內地演出的經歷，但這次的感覺更為不同，不僅只是聚焦在作品的創作，也是第一次自己要有意識地去思考「我作品的特質是甚麼，它與香港的聯結又在哪裡。」

11月將在廣東現代舞周舉辦的「香港篇」，則將進一步引進「藝術市場」的概念。屆時將設有演出及國際藝術市場展覽攤位，並集中地向國際策展人、藝術節總監推廣香港現代舞蹈。

曹誠淵笑着說，「中國網絡計劃：聚焦香港」就是一次「主動出擊」，端出一盤salad，觸動觀眾味蕾，是為了吸引大家來吃主菜。「在北京做完，如果有觀眾感興趣，我們會說：那你來香港看看呀。97前，大家要去內地，需要經停香港，現在不需要了。但我會說，你去中國，看完長城，去完九寨溝，如果想要看最現代化的中國，最自由的中國，就一定要來香港。如果沒有來，你的中國印象就是不完整的。」這幾乎已經是一條完美的廣告詞。

香港舞蹈日

時間：7月21日
地點：北京繁星戲劇村

參與舞蹈家：黃志榮、黃美玉、王丹琦、李思聰、郭曉靈、梁芷茵、徐奕婕、施卓然、黃碧琪、李家祺、陳俊瑋、白灘銘

加料節目：

主題講座一：《香港文化的當下——讓舞蹈作為香港的方法？》
主持：洪晃
講者：洛楓
主題講座二：《香港舞蹈新一代》
講者：歐建平
研討會：《聚焦香港》
講者：歐建平、陳頌瑛、李海燕
詳細資訊請參考 www.ccdc.com.hk/hkfocus/



《威尼斯人想買樓》的意圖與表演

本屆澳門藝術節，小城實驗劇團體（前身為天邊外澳門劇場）推出全新創作《威尼斯人想買樓》。說是「全新創作」，或許並不完全準確，因為實際上，《威尼斯人想買樓》是根據美國劇作家Bruce Norris的劇作《克萊伯恩公園》（Clybourne Park）改編而成的。

曖昧的族群衝突

澳門劇評人李宇樑早前曾經在澳門日報撰文，詳細分析了原著與改編之間的分別。《克萊伯恩公園》原著故事發生在芝加哥的小區內。在第一幕中（時間為1959年），故事源於一對白人夫婦打算將房子賣給一對黑人夫婦，由於黑人家庭的遷入，引發了這對白人夫婦所處白人中產社區的不安與衝突。至於第二幕（時間為2009年），故事則發生在同一所房子。經過五十年的變遷，當年的白人小社區現在演變成黑人社區。然而，隨着聚居族群混雜，社區受暴力、治安和毒品問題困擾，社區地位與樓價亦大不如前。換言之，（黑人與白人）種族關係與衝突成為了原著戲劇情節與人物關係推進之重點。

然而，有趣的是，在《威尼斯人想買樓》的改編中，《克萊伯恩公園》原著中的種族關係，卻有意無意演變為一種更為曖昧的族群錯位與衝突。表面看

來，《威尼斯人想買樓》透過第一與第二幕角色與情節的對比，對於族群衝突問題，呈現出一種更為複雜與辯證的看法。對於族群問題，《威尼斯人想買樓》的態度似乎是曖昧，且充滿自省。

在《威尼斯人想買樓》的第一幕中，中國人在澳門土生葡人的小社區，自然受到歧視。這可從主角Teresa與她的表妹之間關係，可見一二。Teresa跟她的表妹一樣，原本都是澳門中國人，但只因Teresa下嫁土生葡人Carlos，即搖身一變為「半個鬼婆」。本是同根人，甚至是近親，Teresa與表妹卻因此而彷彿置身兩個不同的世界。當然，Teresa與Carlos因為愛兒自殺，決定把房子賣給一對當地中國人夫婦，離開傷心地，從而引發土生葡人鄰居的不安與爭議，就更是畫龍點睛地點出了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澳門華人與土生葡人之間的種族衝突問題。

有趣的是，五十年過去了，當年受到歧視的中國人卻為了社區的主角，成為了「澳門人」。只是隨着一位剛自內地來澳門定居的「新澳門人」想要買下房子，並豪裝一番，同樣的族群排斥與衝突戲碼再度上演。只是這次並非黑白、中葡的種族二分，而是同根同源的中國人種族當中更為曖昧複雜的族群差異與衝突。在《威尼斯人想買樓》的第二幕中，方太太（林嘉碧飾，她在第一幕中飾演表妹一角）所代表的土生

土長澳門人與黃太太（曾倩倩飾，她在第一幕中飾演Teresa一角）所代表的來自內地的「新澳門人」之間，自動構成了鮮明的族群對比。

表演的族群政治

但更為有趣的是，對於黃太太即將遷入社區，不單土生土長的方太太有意見，連大約十年前自內地來澳定居的陳先生（吳嘉偉飾，他在第一幕中飾演土生葡人Carlos一角）與陳太太（鄭子華飾，她在第一幕中飾演土生葡人Isabel一角）也有微言。族群在此最微妙的地方在於，早十年前移居澳門並曾受到土生土長澳門人排斥的「新澳門人」，已融入「澳門人」的社群，現在卻調轉槍頭，排斥同樣是來自內地的新一批「新澳門人」。當然，從政治經濟的角度，這些族群之間的權力關係，就更是微妙交錯。跟美國國內白人與黑人之間的種族政治不同，《威尼斯人想買樓》中被排斥的族群（內地新富移民），在現實中卻處於相對的政治經濟強勢。可見，族群與族群政治在《威尼斯人想買樓》中，最終成為了被置疑的對象。或許，正如導演黃柏豪在場刊中所言：「在什麼都高速的處境下，雖然我們還很難習慣失去得如此爽快，但文化的累積正是靠不斷流轉的人群真正的生活才能成立，這裡沒有誰是純種誰是正統的前提。」換言之，創作人



■《威尼斯人想買樓》澳門文化局提供。

所抱持的，是一種開放的族群觀念。可惜的是，《威尼斯人想買樓》在表演上的一些微妙處理，卻似乎違背上述頗為「政治正確」的意圖。正如李宇樑所言：「在這一幕裡，導演讓演員模仿土生葡人，刻意操着怪怪的腔調，不但阻礙了演員的發揮，也導致了演員的台詞不清。」簡言之，在第一幕中，導演與演員就是將土生葡人滑稽化，成為被訕笑的對象，而這跟導演在第二幕中「新澳門人」新富黃太太的誇張角色演繹吻合，這樣的處理，難道只是偶然？與此相對，無論是表妹，還是土生土長澳門人方太太，在表演上均採寫實自然的風格。這種表演上的反差，是帶有價值判斷的，且不無諷刺地現身說法體現了創作人原本意欲解構的封閉的族群觀念。文：小西